

人物

母亲的眼神

陶醉

时不时,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脸庞和眼神。

母亲面目和善,一看就是心地善良的人。她的眼里总是含着笑意,闪着慈祥的光。

确实,她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待人接物。

那些年,家里人来人往的,各色人等,颇多。有乡里乡亲的,有卖豆腐歇脚的,有路过来讨口水喝的,还有公干的。“来的都是客”,母亲要么递上一杯热茶,要么冲一碗红糖水,要么煮碗鸡蛋泡炒米,或者炒盘辣椒豆干、韭菜鸡蛋。哪怕家门口来了要饭的,她都盛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,夹上堆尖的菜倒给人家。

在母亲眼里,仿佛这世上的人都与她一样纯朴。直到有一次,她从乡下到城里来,在楼下等我下班回家,等久了,朝门口看车库的老奶奶要杯水喝,人家看她带了一袋米,便找她要了一碗米。那可是她不远数里带给

她儿子的亲手种的新米啊。

“那个老奶奶,我找她要杯水喝,她还找我要碗米……”母亲对我说了好几遍,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的人。

我也有些意外。那老奶奶就住在楼道口车库里,早不见晚见的,怎么至于呢?后来想想,七十多岁的老两口子,若非生计原因,怎么会每月为几百元钱在低矮的车棚里日夜守着呢?见了那袋新米,便动了念头。

农忙的时候,母亲的眼神是坚韧的。

一年夏天“双抢”,父亲因公在外,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姐弟在家,还剩最后一块田的稻子没有收割。闷热的中午,太阳白花花,树上的知了在鸣叫着。母亲挨个看了我们一眼,轻轻咬了咬牙,坚定地说:“走,下午我们把稻子割了。”那一刻,她的眼神是坚韧的,口气是不容置疑的,说完起身戴上草帽向田里走去。本来我们都不想动的,但在母亲的感召下,拿弯刀的拿弯刀,拿矛担的拿矛担,利利索索都下田了。

每每遇到困难,或是萌生躺平的念头时,一旦想起这件事,我便瞬间满血复活,元气满满地投入战斗。

孩子受人欺负的时候,母亲的眼神是愤怒的。

有一次在送母亲到车站时,在闸口,一个人插到我们前面。年轻气盛的我与人争了起来,但那个粗壮的汉子很是无赖,我无法搞定。这时在我身后的母亲突然发声,气愤地指责那人守规矩,引得周围的人都望向我们。那是我很少见到的母亲的样子,一改往日的温和,眉头竖起,眼睛圆睁,眼神愤怒而犀利,仿佛一只老母鸡为保护自己的鸡子,张开翅膀“咯咯”叫着扑向对方。那人乖乖退到后面去了。



在生命的晚期,母亲的眼神是无助的、渴求的。

那天,母亲躺在病榻上,用无助而充满希冀的眼神望着我,不甘地问道:“孩子,为什么你爸爸和我得的病都甩不掉呢?”病魔缠身,无法治愈,她想摆却摆不脱,想好却好不了。我避开了她的眼神,无法回答。自责、惭愧、内疚,让我无法原谅自己。眼睛里的水都往下流,父母对子女都是全身心的付出,而子女对父母却难以做到。

那一次对话,那一次对视,那一句灵魂拷问,如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,成为永远的痛……时不时的,眼前就浮现出母亲的脸庞,她用慈爱的眼神在笑意吟吟地看着我……

■ 感念

生活在继续

钱红丽

本版配图/齐白石



头发太长,不好打理,去小店修一下。小哥哥态度是真的好,先洗头,以指肚轻轻按摩,前后左右,一遍一遍不厌其烦,头皮有点儿凉了,还是我提醒,可以了,冲掉吧。要不,每次去,会给你按摩十分钟以上。

开始一点点削剪发梢,他忽然叹口气:唉,房地产不行了,一切行业都跟着不行了。以前我们店隔壁几家房产公司生意好,年轻人工资高,三天两头来烫头……现在都走光了。

我说,是啊,连锁反应,现在是经济下行期,以前我们人人坐在电梯上一同上升。尔后,二人再也无话。

去单位对面银泰城买一双绒线手套,路过一家女装店,被一件短款羽绒服吸引,稍作驻足,五六位小姐姐围拢过来,诚挚地微笑,得体大方地试探,喜欢就试试吧。

好,试试,我的心理价位大约五六百元左右。

末了,翻一下标牌:1380元;羽绒含量105克。并非有名的牌子。阿迪、耐克也是差不多的价位。问,可有折扣啊。有的,可以打九折。我说,那么,再去转转,多比较一下,等下再来。

另一位小姐姐不知情,手里又拿另一款咖色的出来,满眼诚恳:你身材小巧,试试这件,这件也适合你呢。我拒绝,不试了,我只喜欢黑色、藏青色。

看我欲走,刚才帮助试衣的小姐姐说:我们加个微信吧。我吓了一跳,遂言不由衷:不急,我再转一圈肯定会来的。逃也似的离开了,因为我怕自己下一秒心软,同理心又重,体谅她们的难处,心一软就买了。

是的,一件千余元羽绒服买下,并非到了毁家纾难的破产地步,可是,甚觉性价比不高,不值得。

只觉经济下行期,物价一年年上涨。连一位财务自由的女友都在慨叹,一只面包二十元,关键是几分钟就吃完了。何况工薪阶层呢。

继续逛,路过一家休闲女包店,一眼看上一只烟灰色系的包,适合上班背,非皮质,一种高科技材料。我问小姐姐多少价位。她从高处叉下来,翻出标牌,一千余元。

我不卑不亢地笑笑:我再看看哈。她并未露出愠色,轻轻一声:好,你慢走。

偌大商场,导购员明显多于顾客,空旷寥落。

确乎,我许久不逛线下店了。

微博上看见两张图片,网友实拍义乌小商品市场,空空如也。简直难以置信。有一年出差浙江,参观这里,何等热闹繁华,

那种商品与顾客多得令人简直要犯密集恐惧症。

恍然隔世了。

一朋友从事美容业,非常有职业精神。疫情三年,如此艰难,同行业倒掉多家店,她凭借诚挚有信,还是撑过来了,但今年明显无力回天,最近生意清淡,迫于房租压力,准备将店关掉,重新找一份工作。

我安慰她,并非你不能干,是大环境让各行各业都处在下行期,人人缺乏安全感,自觉压缩开支,几千几千的办卡消费,未免慎重些了。

常听说,许多用惯进口润肤品的女性,都开始改用国产品牌。

一次,在网上津津有味看着一众年级人的盖楼贴,他们一共盖了三百多层。主旨是一交流各自省钱大法。

有的说,以前都是把办公室废旧报纸送给清洁卫生的阿姨,现在都攒一起,卖了,一块五一斤咧。另一个跟贴的年轻人觉得自己都亏死了,他只卖到五角一斤……

他们交流网购抽纸,什么牌子的,谁家平台的折扣多且优惠券多……看得我顿生惭愧,一个家庭主妇都没有年轻人节俭,这些年的日用品一直依赖超市,巨贵,又是鼻炎患者,格外费纸,简直是他们网购价格的十倍。怪不得我家的恩格尔系数一年高于一年,2022比2021日常生活开销方面高出整整一万元。

前阵,武汉文联网上贴出一则录取几位作家的公示,部分读者炸了锅,怎么也理解不了班宇、陈春成这样优秀的小说家,为什么也要回归体制内。

作家们并非饮露餐风,也是要吃饭的啊。去文联当专业作家,无须坐班,每月有固定收入,写作压力会小一点,可以有大量时间走出书斋,到处采风考察、田野调查,行万里路,才能写出东西。

在这里,一直无根飘着的状态,从事纯文学,靠版税确乎不能养活自己。鲁奖、茅奖,不曾给过体制外的作家。这就是圈层。进不去这个圈子,一切枉然。

有时,也想接点公号广告——这些费用至少用来买书,不再缩手缩脚。一次次询问前来接洽的人,不是命理,便是保险之类骗人的花活,要不就是蜂蜜……叫寄一瓶让我鉴别一下好坏。到底寄来了,放冰箱一周也不结晶,明显假货,不予理睬。结果呢,一个劲催问,实在不耐,我最讨厌出门寄快递。问一瓶多少钱?答曰78元。微信转过去省事。

我将做人的底线守住了,额外搭上78元,莫大讽刺。赚钱且心安,是真难。

生活要继续,相信一切会慢慢好起来的。